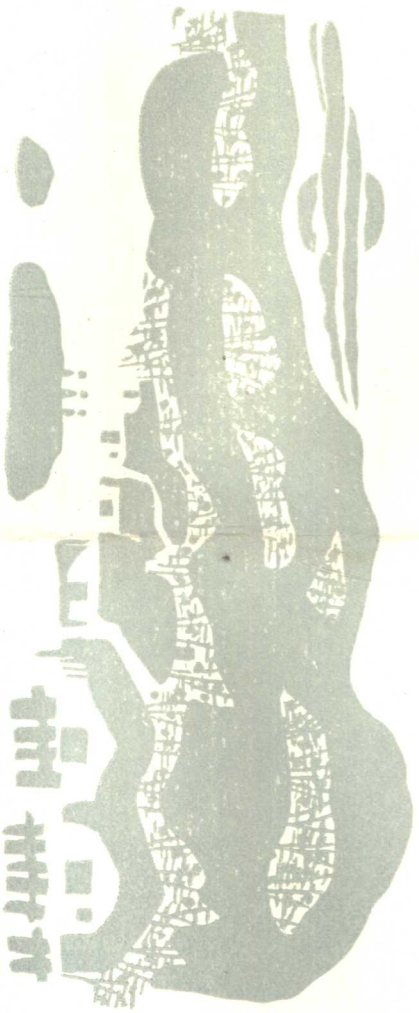


名家小品 自選系列

MINGJIA XIAOPIN
ZIXUAN XILIE

汪曾祺
小品

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



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

汪曾祺小品

名家小品自選系列

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
登錄號 816916
書號 W07 4



00514350

(京)新登字 156 号

名家小品自选系列

汪曾祺小品

出版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发行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)

印刷者：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

开 本：787×960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146 000

印 张：10 插页 2

版 次：199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册 数：1—2 500

书 号：ISBN7-300-01408-9/1·96

定 价：5.50 元

自序

我没有想过把我写的非小说散文归一归类，没想过哪些算是小品文，哪些不算。我在写作的时候，思想里甚至没有浮现过“小品文”这个名词。什么是“小品文”，也很难界定。

提起“小品文”很容易让人想起“晚明小品”。“晚明小品”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，是一种文化现象，社会现象，反映了明季的知识分子的心态。其次才是在文体方面的影响。我们现在说“晚明小品”，多着重在其文体，其实它的内涵要更深更广得多。我们今天所说的“小品”和“晚明小品”有质的不同。可以说“小品文”这个概念不是从“晚明小品”沿袭来的。西班牙的阿

左林的一些充满人生智慧的短文，其实是诗，虽然也叫做小品。现在所说的“小品文”的概念是从英国的 Essay 移植过来的。Essay 亦称“小论文”，是和严肃的学术著作相对而言的。小品文对某个现象，某种问题表示一定的见解。《辞海》说小品文往往“夹叙夹议的讲一些道理”是对的。这些见解不一定深刻，但一定要是个人的见解。我现在就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编选这本书。

我没有研究过现代文学史，但觉得小品文在中国的名声似乎不那么好。其罪名是悠闲。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兴起，大概是在三十年代。其时正是强邻虎视，国事蝸蟻的时候，悠闲总是不好。悠闲使人脱离现实，使人产生消极的隐逸思想。有人为之辩护，说这是“寄沉痛于悠闲”，骨子里是积极的，是有所不为的。这自然也有道理。但是总还是悠闲。其实悠闲并没有什么错，即使并不寄寓沉痛。因为怕被人扣上悠闲的帽子，四十年代写小品文的不多，五十年代简直就没有什么人写了。“小品文”一直带着洗不清的泥渍，若隐若现。小品文的重新“崛起”，是近十年的事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

小品文崛起这个文学现象，是和另一个更大

的文学现象，即散文的振兴密不可分。小品文是散文的组成部分，如果其他散文体裁不兴旺，只是小品文一枝独秀，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读者对散文感兴趣？我在《蒲桥集》再版后记中说：“这大概有很深刻、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。生活的不安定是一个原因。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，很疲劳，活得很累，他们需要休息，‘民亦劳止，迄汙小休’，需要安慰，需要一点清凉，一点宁静，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，需要‘滋润’。”小品文可以使读者得到一点带有文化气息的，健康的休息。小品文为人所爱读，也许正因为悠闲。小品文可以使读者增长一点知识，虽然未必有用。至于其中所讲的“道理”，当然是可听可不听的。

在小品文的作者自己，是可以有点事做。独居终日，无所事事，总不是事。写写小品文，对宇宙万汇，胡思乱想一气，可以感觉到自己像个人似的活着，感到自己的存在。写小品文对自己的思想是个磨练，流水不腐，可以避免思想僵化。人不可懒，尤其不可懒于思想，如果能保持对事物的新鲜感，思想敏锐，亦是延年却老之一法。人是得有点事做，孔子曰：“不有博奕者乎，为之犹

胜乎已”。另外，为了写小品文，有时就得翻翻资料，读一点书。朱光潜先生曾说过：为了写文章而读书，比平常读书，可以读得更深，是经验之谈。朱自清先生曾把他的书斋命名为“犹贤博奕斋”，魏建功先生曾名他的书斋为“学无不暇斋”，学无不暇，贤于博奕，是我写小品文的态度。

是为序。

1992年4月22日

目 录

- [1] 传神
- [8] 谈风格
- [19] 谈谈风俗画
- [30] 说短
——与友人书
- [36] 小小说是什么？
- [42] 谈读杂书
- [45] 听遛鸟人谈戏
- [51] 宋士杰——一个独特的典型
- [64] 用韵文想
- [70] 读民歌札记
- [70] 奇特的想象

- [72] 汉代民歌里的动物题材
- [81] 民歌中的哲理
- [83] 《老鼠歌》与《硕鼠》
- [86] 严子陵钓台
- [91] 吃食和文学
- [91] 咸菜和文化
- [96] 口味·耳音·兴趣
- [98] 苦瓜是瓜吗?
- [103] 童歌小议
- [103] 少年谐谑
- [106] 儿歌的振兴
- [110] 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
- [113] 香港的鸟
- [116] 林肯的鼻子
- [121] 悬空的人
- [126] 八仙
- [130] 建文帝的下落
- [134] 杨慎在保山
- [139] 银铛
- [142] 栈
- [146] 鳊鱼
- [150] 太监念京白

- [153] 四方食事
[153] 口味
[157] 切脍
[160] 河豚
[163] 野菜
[164] 词曲的方言与官话
[170] 王磐的《野菜谱》
[175] 步障：实物和常理
[177] 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
[180] 城隍·土地·灶王爷
[195]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
——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
[204] 小说的散文化
[210] 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
[216] 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
[230] 呼雷豹
[233] 《水浒》人物的绰号
[233] 鼓上蚤和拼命三郎
[236] 浪子燕青及其它
[241] “无事此静坐”
[245] 雁不栖树
[248] 老学闲抄

- [248] 皇帝的诗
- [251] 诗用生字
- [252] 毛泽东用乡音押韵
- [255] 作家应当是通人
- [258] 七十书怀
- [266] 美在众人反映中
- [270] 多年父子成兄弟
- [276] 随遇而安
- [290] 山和人
——泰山片石之一
- [295] 碧霞元君
——泰山片石之二
- [300] 京剧杞言
——兼论荒诞喜剧《歌代啸》

传 神

看过一则杂记，唐朝有两个大画家，一个好像是韩干，另外一个我忘了，二人齐名，难分高下。有一次，皇帝——应该是玄宗了——命令他们俩同时给一个皇子画像。画成了，皇帝拿到宫里请皇后看，问哪一张画得像。皇后说：“都像。这一张更像。——那一张只画出皇子的外貌，这一张画出了皇子的潇洒从容的神情。”于是二人之优劣遂定。哪一张更像呢？好像是韩干以外的那一位的一张。这个故事，对于写小说是很有启发的。

小说是写人的。写人，有时免不了要给人物画像。但是写小说不比画画，用语言文字描绘人

物的形貌，不如用线条颜色表现得那样真切。十九世纪的小说流行摹写人物的肖像，写得很细致，但是不易使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但是用语言文字捕捉人物的神情——传神，是比较容易办到的，有时能比用颜色线条表现得更鲜明。中国画讲究“形神兼备”，对于写小说来说，传神比写形象更为重要。

我的老师沈从文写《边城》里的翠翠乖觉明慧，并没有过多地刻画其外形，只是捕捉住了翠翠的神气：

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，把皮肤变得黑黑的，触目为青山绿水，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。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，为人天真活泼，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。人又那么乖，如山头黄麂一样，从不想到残忍事情，从不发怒，从不动气。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，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，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，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，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。

鲁迅先生曾说过：有人说，画一个人最好是

画他的眼睛。传神，离不开画眼睛。

《祝福》两次写到祥林嫂的眼睛：

她不是鲁镇人。有一年的冬初，四叔家里要换女工，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，头上系着白头绳，乌裙，蓝夹袄，月白背心，年纪大约二十六七，脸色青黄，但两颊却还是红的。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，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，死了当家人，所以出来做工了。四叔皱了皱眉，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，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。但看她模样还周正，手脚都壮大，又只是顺着眼，不开一句口，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，便不管四叔的皱眉，将她留下了。

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，改变之大，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：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，即今已经全白，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；脸上瘦削不堪，黄中带黑，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，仿佛是木刻似的；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，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。

“顺着眼”，大概是绍兴方言；“间或一轮”，现在也不大用了，但意思是可以懂得的，神情可以想见。这“顺”着的眼和间或一轮的眼珠，写出了祥林嫂的神情和她的悲惨的遭遇。

我在几篇小说里用过画眼睛的方法：

两个女儿，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。眼睛尤其像，白眼珠鸭蛋青，黑眼珠棋子黑，定神时如清水，闪动时像星星。浑身上下，头是头，脚是脚。头发滑滴滴的，衣服格挣挣的。——这里的风俗，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。这两个丫头，这一头的好头发！通红的发根，雪白的簪子！娘女三个去赶集，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。

巧云十五岁，长成了一朵花。身材、脸盘都像妈。瓜子脸，一边有一个很深的酒窝。眉毛黑如鸦翅，长入鬓角。眼角有点吊，是一双凤眼。睫毛很长，因此显得眼睛经常眯眯着；忽然回头，睁得大大的，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，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。

对于异常漂亮的女人，有时从正面直接地描写很困难；或者已经写了，还嫌不足，中国的和外国的古代的诗人们，便不约而同地想出另外一种聪明的办法，即换一个角度，不是描写她本人，而是间接地，描写看到她的别人的反映，从别人的欣赏、倾慕来反衬出她的美。希腊史诗《伊里亚特》里的海伦皇后是一个绝世的美人，但是荷马在描写她的美时，没有形容她的面貌肢体，只是用相当篇幅描写了看到她的几位老人的惊愕。汉代乐府《陌上桑》描写罗敷，也是用的这种方法：

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
少者见罗敷，脱帽著幘头。
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
来归相怨怒，但坐观罗敷。

这种方法，不能使人产生具体的印象，但却可以唤起读者无边的想象。他没有看到这个美人是如何的美，但是他想得出她一定非常的美。这样的写法是虚的，但是读者的感受是实的。

这种方法，至少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了，但是现代的作家还在用着。赵树理《小二黑结

婚》写小芹，就用过这种方法（我手边无树理同志这篇小说，不能具引）。我在《大淖记事》里写巧云，也用了这种方法：

……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，在淖边平地上织席，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。她上街买东西，甭管是买肉，买菜，打油，打酒，撕布，量头绳，买梳头油、雪花膏，买石碱、浆块，同样的钱，她买回来，份量都比别人多，东西都比别人的好。这个奥秘早被大娘、大婶们发现，她们就托她买东西，只要巧云一上街，都挎了好几个竹篮，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疼酸疼。泰山庙唱戏，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，巧云散着手就去了。一去了，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座。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，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。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，是看她。

前引《受戒》里的“娘女三个去赶集，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”，用的也是这方法，只是繁简不同。